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

### 第三十六回 元宰未會先討敵 君陸回朝奏情由

話說李元宰等正行之間，忽見山凹裡跳出二人來要討買路錢，心中大怒，走上前大聲喝道：「爾是沒眼睛的狗強盜，敢來問我要買路錢麼？」舉棍便打，那人拔出腰刀攔開棍，回手一刀砍來，二人就在山下一來一往殺個不了不休。盧賽花恐李元宰有失，連忙上前喝聲說道：「大家住手。爾這個人是那裡來的？焉敢這等無禮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我乃幡蛇山上扒山大王湯隆便是。」盧小姐問道：「山上共有多少好漢？」湯隆答道：「索命無常董孝貞、飛天夜叉施必顯、半節蜈蚣張順、鎮山女大王施碧霞、擒虎女將軍湯勝姑、小孟嘗君李榮春、鐵面無私田俊卿，還有我扒山虎、長房夫人方氏、飛嶺母大蟲，什麼希罕。爾這二個人不要多言，快些留下買路錢來，待我好早到南京去公幹。」李元宰喝聲：「住了，爾這人是瞎了眼睛的，連人也不識還敢說要什麼買路錢？」盧小姐說道：「爾送我到幡蛇山去，我就送爾幾文錢買酒吃。」湯隆罵道：「爾這賊囚，我要到南京去公幹，那有閒工夫送爾去。」李元宰說道：「爾既不要送我們去，快些閃開，我們要押解李榮春家眷進京去。」湯隆一聞此言便問道：「李榮春家眷在那裡？」李元宰道：「爾看那後面來的便是。」湯隆聞說是李榮春家眷，心中大喜，道：「來得湊巧，省得我去。」舉起刀望李元宰便砍，意欲劫取李榮春家眷。那李元宰將刀隔開，笑道：「爾這個莽夫，一家人何必如此？」湯隆問道：「什麼一家人？快快說個明白來。」李公子道：「我二人已劫李榮春家眷在此，如今快快同我送上山去。」湯隆聞言又問道：「爾叫什麼名字？」李元宰應道：「我叫李元宰。」湯隆又問道：「這一位哩？」盧小姐答道：「我叫盧賽花。」湯隆道：「既如此何不早說？險些傷了和氣。如今快些一同上山去罷。」遂一同而行。

行不多路，忽見前面七八個嘍囉如飛的一般趕來，眾人不知何故如此的趕來。那嘍囉接著了湯隆便說道：「眾大王叫小人來趕大王回去。」湯隆問道：「眾大王為何差爾們來趕我則甚？」嘍囉稟道：「因李大爺總管到山說李夫人住在盧家是不妨事的，所以叫小人們來趕大王回去。」湯隆也將此事說與眾嘍囉曉得，眾嘍囉聞言齊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遂一同回山。

在路非只一日，已到山下，差一個嘍囉上山去通報。眾人聞知，俱各大喜，吩咐嘍囉大開營門，一同下山迎接。接上山來到忠義廳，一齊拜見，行禮已畢，遂各坐下。先是李榮春問了李夫人道：「自從孩兒被拿之後久違定省，不知母親如何也被拿去？」李夫人見問，遂將前情說了一遍。此時各人互相問來問去，說不盡前言後語。董孝貞吩咐備酒，男外女內分開而飲。正飲之間，盧小姐忽然大叫一聲：「不好了！」眾人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何故如此大呼小叫？」盧小姐說道：「我一幅《天豹圖》遺失在廟中忘記帶來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何妨？再畫一幅罷了。」

不說眾人在寨飲酒，且說花錦章自從差花錦文提兵去收捕幡蛇山大盜，自以為得計，暗想道：「如今好了，這些賊寇不消一日自然盡除，可絕後患。」這日正在看天下的報章，忽然接了南京的報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可惱呵可惱！陶天豹仗術殺兵，施必顯欺君藐法，這還了得？」花子能在旁說道：「看此光景，不但了不得，連江山也難保了。這還在其次，只恐我花家都要被他們殺盡除絕的了。」花錦章道：「不要爾著忙，為父的自有道理。」正說之時，只見家人報道：「邱大人到了。」花錦章道：「請他進來。」家人出去請了邱君陸進來，見了禮坐下，邱君陸即將前情說了一遍。花錦章道：「前日已經奏聞，聖上降旨前來將他二人處斬，為何反被陶天豹輩如此猖獗？」邱君陸道：「何曾有甚旨意？」花錦章道：「乃高文傑領旨去的，怎說沒有？」邱君陸道：「這又奇了，幾時見高文傑有領聖旨去？」花錦章道：「也罷，我與爾明日見駕，只須如此如此、這般這般面奏便了。」邱君陸道：「正合我意。」遂即告退回府。

次日五更三點，皇上登殿，兩班文武拜舞已畢，只見黃門官奏道：「邱君陸回朝復旨，現在午門，請旨定奪。」皇上傳旨：「命邱君陸進見。」邱君陸領旨進朝，三呼已畢，奏道：「臣奉旨到南京審田大修一案，不想被陶天豹仗術殺害官兵，施必顯等將田、李二人搶劫而去。臣帶領官兵追趕，又被陶天豹用法術殺退，不能前進。非臣等不盡心竭力，實因他妖法利害。」皇上聞奏大怒，問兩班文武道：「如今用何法以治之？」

只見花錦章出班奏道：「陛下可速降旨，命雁門關總兵竇景領兵再去，一同剿除賊黨，不伯盜寇不除。」皇上聞奏傳旨道：「著該部依花卿所奏而行。」那曉得地方官將花錦文被擒逃回兵卒一概備文書達部，兵部王上達即刻亦來奏聞，皇上一發大怒，即時傳旨：「命該部著差官竇旨速速到雁門關，命竇景旨到之日即刻起兵，火速而行。」朝畢，駕退回宮，眾文武散朝。

花錦章回府，遂將花錦文被擒的事說與馬夫人曉得，道：「如今家中無主，夫人卻要回去。」馬夫人沒奈何，只得打點動身回去。

且說花子能迷著梅素娘，這日在七畝在與梅氏飲酒，飲到日將西歸，因恐父親到來，就要作別回去。梅氏道：「我與爾有萬分之情，看爾全然沒有愛我之心，莫非另有心中人，故假說怕太師？」花子能笑道：「並不是另有愛心之人，實恐爹爹到來敗露機關，爾我性命難保。」梅氏道：「嚇！爾果然是怕太師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別事自然不怕，此事卻是要怕他的。」

梅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自今之後爾不必來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雖然怕他，瞞了他私自來是不妨的。」梅氏道：「如此受驚耽怕，卻能不得暢意，我有一句話與爾說，只恐不中爾聽。」花子能道：「說什麼話？就是不中聽處也是著聽。」梅氏道：「我與爾年紀恍惚，正是同牀共枕之人，那太師鬚髮胡亂甚不中我意，叫爾斷交爾又不肯，又伯太師，怎能與爾天長地久？況且此處只有四個丫頭，俱是心腹，不如將太師了其性命，我與爾白頭到老，爾說好麼？」花子能聽了此言吃了一驚，想道：「若是別人我就幫爾行事，只是爹爹卻使不得，我若不允，他又是鼻涕眼淚一齊來。」只得說道：「這件事不是心急得來的，須要慢慢商議，做得乾乾淨淨才好。」梅氏道：「我主意已定，等太師來時將他灌醉，一刀結果了他性命，將屍滅了。那時有誰曉得？」二人言來語去，夜已深了，那丫頭將剩下酒肴收往廚下吃得個個沉醉，都去睡了。梅氏留住花子能同上牀去睡。

誰知這花園門尚未閉著，因花子能來的時節門是雙桃閉的，不意雙杏開門看景致，誰知附近有個尹小官見雙杏立在門口看看景致，遂上前要來調戲，雙杏連忙走進裡面去，所以忘記關門，被一陣風將門吹開。

且說花太師這日請酒，到初更後酒散客去，遂帶了兩個家人來到七畝莊，已是二更時候。家人用手一推，其門自開，花太師大怒，走進園中，家人將門閉了。花太師道：「如此不小心。」來到鴛鴦樓下，只見燈光現出，舉手推門卻是閉的，吩咐家人：「爾們到便房安睡。」家人遂到便房安息去了。花錦章舉手將門打了兩下，叫道：「開門。」梅氏正與花子能相抱而睡，忽聽得樓下太師打門，二人吃這一驚非同小可，花子能道：「不好了，爹爹來了，怎麼樣哩？」梅氏道：「如今快些起來穿了衣服。」花紅急得無處奔逃，梅氏道：「不要著忙，快些躲在牀下。」花子能沒奈何，只得望牀下爬了進去。梅氏拿了燭走下樓來，開了門道：「賤妾只道太師爺有事不來，所以如此大膽早睡，望太師爺恕罪。」花太師道：「誰來罪爾，只是此班賤婢這等不小心，園門也不關，應該責他幾下才是。」

梅氏道：「嚇！園門也不閉麼？待賤妾將他們責處便了。」花太師道：「吩咐備酒，我要與爾同飲兩杯好睡。」梅氏道：「是，太師爺請坐，待賤妾去叫他們起來備酒便了。」遂走下樓來，叫起四丫頭到廚房備酒，自己也上樓來陪花太師。花太師道：「我若不在此，爾可寂寞麼？」梅氏道：「妾在此甚是淒涼，多謝太師時時掛念。這鴛鴦樓好比相思樓，日裡只與花木作伴，夜裡甚是冷靜，只恨更長夜深。」花太師道：「只是我年老力衰，不能暢爾心意。」梅氏應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，太師年尚未老，力尚未衰，猶如少年人。還是賤妾不曉事，難將情興送襄王。」花太師笑道：「果然能說話。」

只見四個丫頭將酒肴搬上來排在桌上，一齊跪下道：「丫頭們叩頭。」花太師道：「爾這些賤婢如此不小心，連園門也不關麼？」四個丫頭一齊道：「求太師爺開恩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」梅氏道：「初次饒他罷。」花太師道：「下次再犯，定不饒的。」

」眾丫頭道：「叩謝太師爺。」梅氏親自斟酒勸太師吃，又逢著花年、花信，所以命丫頭與他二人一桌酒，立意一人一刀要結果他的性命。自古道最毒婦人心，果然色膽大如天，與命相連。梅氏將花太師吃的酒稍冷一杯換熱一杯，不覺將花太師灌得大醉，梅氏伏侍他睡了。那丫頭們將酒肴收拾，下樓而去。梅氏將裙脫下，手袖捲起，將壁上掛的劍拔出鞘來，滿面殺氣，走上前就要砍殺。不知可殺死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